

一粒花生唤醒人生

□董国宾

生意又宣告失败了，这样的结局接二连三地发生弄得我身心交瘁，似丢了魂儿。

生意失利这一次是个开端，我开了一个小酒馆，店铺临街，2层复式简易小楼房。5间餐饮包间，门厅还有几张并立的清雅小餐桌。酒馆开在社区附近，居民挺多，不是很远的地方还有一所大学。我预期生意会好一些，就算不往好处想，酒馆盈余起码能支撑起全家人的基本生活开销。3个月过去了，算下来，刨除成本和支付师傅工资，每月还确实能赚一些养家的钱。可往后来就餐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苦苦支撑了2年，没挣到钱，反而欠了一屁股债。

我没有灰心。全家人要糊口，要生存，要一天天生活下去，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于是我重振旗鼓，向朋友借了些钱，在居住地附近开了一家童装店。我想，现在的小孩子娇贵，大人舍得为自家小孩子花钱，开童装店

应该可行，至少不至于亏本。可实践证明，我还是没有考虑周全。后来，不管我怎样努力，顾客就是不买账，一天下来偶有三两个顾客买走我的童装，挣的钱远不如房租和雇员工资多。就这样，坚持一年多后，我决定关店停业。

我不再去做服务行业，跑到乡下办起一个小型养鸡场。别人养鸡能成功，偏偏我不走运，连续两年发生鸡瘟，所有的鸡全部死掉了，弄得我债台高筑。这一杠子，几乎把我砸晕。我傻傻地待在家里，闭紧门窗，不接待外来的任何一个人。

经过冷静思索，我决定不再盲目去做那些没能力做到的事儿。一颗稍稍安静的心，让我作出了人生的又一个抉择，我打算埋头复习功课，走上谋职考试之路。就这样，我一番苦读之后，走进了职业考场。待成绩揭晓，带给我的却是又一次挫败和失落。接下来的3次同样结局的职业考试，让我

彻底感到了前途的黯淡。

人生的路不是有很多条吗？怎么没一条可供我通行的路呢？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在集市上呆滞地走着，摆了一地的青葱、紫薯、西红柿、大南瓜都变成了我眼中的木偶。一个个卖青菜的人，也都变成一根根木桩。吵吵嚷嚷的人语，仿佛是空气。集市上的一切物事，似乎都是同一种固化的姿态。目光无神的我，突然被一位卖花生的老农，冷不丁地拉了一把。

“小兄弟，尝一下花生。”

老农说出来的话急切，粗嗓门里又抽出几丝天然的丝绸一样的柔和与亲切，可我连翻白眼的心思也没有。

“小兄弟，这花生不一样的。”

老农的这句话，从我心灵的门窗里勉强挤进去一丝风声。看我接过一把花生，老农用带笑的眼神告诉我：“剥开它。”

我轻轻一按，花生壳翻了个身掉

在路面上。一粒粒椭圆状花生米，捻去红色外皮后，安稳地占满了我红润的手心。

“捏碎它。”老农话刚出口，我拿了一粒就使劲捏。

“再捏。”见花生米仍为原态，老农又说。

我继续照做，反反复复无数次，白白的花生米还是原来的俏模样。

我幡然醒悟，一粒花生屡屡受挫，但它还有一颗百挫不碎的坚强的心。猛然间，我振作起来。我要做一粒花生，一生中遭遇再大的痛心和困难，决不能崩溃绝望，决不能让外界把心击碎。

后来，我求职成功。在众多求职者中，以全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公务员，开启了我新的人生之路。再后来，在亲戚和父母的帮助下，我的一切欠债也结清了。努力工作之余，我开始总结以前的失败和教训。在我几近崩溃的时候，是那一粒花生唤醒了我的人生，真的要感谢那位老农！

空碗吃饭

□刘晓东

小时候家里很穷，每天都要为吃饱肚子而发愁。在黄土地里辛辛苦苦操劳半年，只能打下两三袋的小麦。玉米产量也很低，一亩地能收上300斤就是好收成。幸好家里种了一些地瓜萝卜之类的东西，才能勉强勉强地应付着过日子。

那时候的小孩子属于典型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不知道大人的难处，饿了就会要饭吃，并且饭量出奇的大，家里越是没粮食越能吃，蒸上一锅干粮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吃完。麦子是不能轻易吃的，要放在过年或者来了重要客人才可以吃上一顿。遇到歉年的时候，还要拿着麦子去换玉米或者是地瓜干之类的粗粮充饥。到了这时候，地瓜、南瓜、北瓜等等就会成为“主力军”，频频地出现在餐桌上。这些瓜类开始感觉非常好吃，咬在嘴里甜丝丝的，还不像玉米饼或者窝窝头似的划嗓子，很受我们的欢迎。可是它们终究不是粮食，明明吃

得肚子滚圆，几乎到了嗓子眼，可是转眼就会瘪下，一会儿功夫又饿了。

到了冬天，田野里光秃秃的，一点生机都没有。那些生活困难的家庭，虽说不至于吃糠咽菜，但能吃的食物的确是非常少，于是便会出现借粮的现象。有一次，因为连日的雨天，无法将早已晒干的地瓜干磨成面，母亲便拿着一个葫芦瓢去邻居家借地瓜面。借的时候是平瓢，还的时候要高高地突出来，这也似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母亲管这叫好借好还，说不能够让人家白帮忙。农村人生性纯朴，知道生活的不易。只要有自己吃的，就不会缺了别人的。无论哪家有困难需要帮助，几乎整个村子都会伸出援手。就在这一借一还之中，不知不觉增进了感情，形成了互帮互助的良好村风。

母亲把借来的地瓜面在盆子里和成软软地一团，将铁锅烧热后，便开始烙饼子。她擀下一块土豆大小的面

团，反复在手里挤压，摊成厚薄均匀的饼子，然后往锅边一贴，“吱”的一声便沾在了上面。将面团全部贴在锅边后，盆子里还会残余着一点点地瓜面，母亲往往会向盆子里再添一些水将它们冲下来，然后再倒进锅里，烧成一锅清可照人的面汤。灶膛里不停地翻卷出火苗，白白的水蒸气从已经裂开缝的锅盖边上“呼呼”地冒出来，将在旁边忙活的母亲头发都打湿了，一缕缕地贴在额头上。

吃饭的时候，我们姐弟几个都去抓那些饼子吃。饼子上面母亲的手指形状清晰可见，粗大的关节留下了一个个小深坑。我们一手拿着饼子，一手捏着腌萝卜条，边吃边互相取笑着。母亲端着一只碗放在嘴边，站在旁边不坐下。我吃完一个，再起身去拿饼子的时候，扭头看到母亲碗里什么都没有。她那满脸笑容，端着空碗装作吃饭的样子，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清晰。

生活

□赵国培

一部真正小说
开首是你
结尾是我
中间的一章
有我们之外的主角
亲历的岁月蹉跎
你是作者
我是作者
隐于其间的往事
在风吹雨打后
变成了太阳下
一首首
别致的情歌
这部小说
还要继续小声说
命运是主题
沧桑变欢歌
前言叙述不败的时光
后记当暖心窝



存有方

余粮慎存放 冷冻晒晴阳
干燥通风处 断除虫鼠藏



肉邀酒

慢火炖牛脊 香飘二三里
有情携酒来 痛饮相扶起



听方言

路上遇聊天 神游雾里边
方言俗俚语 自唱自说欢



志愿者

昨夜北风狂 今天扫叶忙
友情服务队 班师慨而慷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